

群書疑辨



羣書疑辨卷第七

目錄

周廟制考一

周廟制考二

周廟制考三

漢廟制考一

漢廟制考二

漢廟制考三

晉廟制考一

晉廟制考二

唐廟制考一

唐廟制考二

唐廟制考三

唐廟制考四

唐廟制考五

宋廟制考一

宋廟制考二

宋廟制考三

宋廟制考四

明廟制考一

明廟制考二

廟制總論

羣書疑辨卷第八

目錄

石鼓文辨一

石鼓文辨二

書韓昌黎石鼓歌

書詛楚文後

跋漢魏石經一

跋漢魏石經二

隸書考一

隸書考二

隸書考三

書史記三王世家後

五經皆有古文說

命可方古之禮其也而無始禮可考則內親之
廟不得不通也然天下有既立宗廟而無始親者哉
有始無廟者有始無廟之後者故然則當何如曰
祭之無禮法三有官祀之祖則變其至玉地求禮
祖其始禮法也立廟祀之而練書之也制也日朔
者升廟與廟百禮安始祀之禮其禮古禮也其他
六通書與古禮而無禮則刑書與古禮也其始
於東而始於禮也禮之父也百禮也禮二

目錄

禮記卷之八

羣書疑辨卷第七

四明萬斯同李野纂 同邑後學水雲時叔校

周廟制考一

按劉歆之說謂七廟乃常制宗不在世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是天子宗廟或七或九或十一無定制也推此則商太丁時高宗猶在七廟之內合成湯太甲太戊而爲十廟周懿王時武王猶在七廟之內合文王而爲八廟不必拘於奇數卽偶數亦無不可矣竊疑商之三宗旣以有功德而世祀則周之成康不減於太甲周之宣王不減於武丁何爲

不獲世祀不寧唯是卽東遷之平王亦當在不遷之
列觀左傳王子朝之亂單子盟百官於平宮註以平
宮爲平王廟時去平王已十二世而其廟猶存則東
周固尊平王爲不遷之廟矣平王旣世祀安知成康
及宣王不世祀哉欲徒見殷之三君並稱宗周之三
君不稱宗遂據以立說不知平王亦未嘗稱宗而東
周世存其廟則成康宣三君之世祀斷可知矣國語
高圉太王能師稷者也周人報之左傳余敢忘高圉
亞圉註言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是文武世室之外
周人更有不毀之廟矣惡在九廟之爲定制哉卽如

魯以侯國而五廟之外別有武宮煬宮且當哀公之初尚有桓廟僖廟則諸侯且不拘于五廟而天子不必拘于九廟又可知矣或曰左傳言季文子以鞶之戰立武宮昭公卒定公未入季平子禱于煬公而立煬宮是魯先未嘗有二公廟也至桓僖親盡宜毀而不毀故天降之災非正禮也曰是則然矣魯以周公爲始祖而有魯公世室是六廟也桓僖二廟以災而見於經傳其不災者必尙有莊文諸廟是魯廟且不知其幾矣諸侯猶然何況天子哉乃孔穎達申鄭氏七廟說謂天子之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

諸侯雖有其人不得過五以此爲天子諸侯之別則
公羊傳魯公稱世室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
之廟武世室又何以解之固知七廟五廟乃王者初
定之制而後嗣有聖賢之君則不得拘此爲定制也

周廟制考二

按祧有二義一卽超去之意鄭氏所謂祧之言超是也一則宗廟之名聘禮所謂不腆先君之祧左氏其敢愛豐氏之祧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是也鄭氏又謂遷主所藏曰祧彼以祭法之二祧爲文武則先王之穆主藏於文王廟先王之昭主藏於武王廟固可謂之祧若先公之羣主藏於后稷廟安得謂之祧乎祭法言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未嘗指爲何王也鄭氏孔氏乃以文武二廟當之夫文武旣宗其功而爲不遷之廟則尊之當與后稷等顧反不得與

高曾諸廟同享四時之祭乎固知二祧乃高祖之祖
父而非指文武二廟也鄭氏釋周禮五寢謂惟祧無
寢非至尊至親寢廟不備夫鄭氏既以文武爲二祧
百世不毀而其廟反毀有是禮乎且周之王業創
於文武尊親孰過焉而謂非至尊至親不備寢廟之
制乎然則周禮何以言五寢蓋二祧乃五世六世
之祖有漸遷毀之勢其寢或不備當周公制禮時未
武在四親之內其二祧乃公叔亞圉意者不預四時
之祭而寢廟亦殺其制乎若言周人祀文武殺於后
稷及四親必不然矣

周廟制考三

按周頌雍之篇言既佑烈考亦右文母儀禮少牢饋食篇祖與祖妣並告是各廟宗祏中皆有考妣二主祫祭時祝迎羣廟之主入於太廟三昭南面三穆北面以次而東而始祖仍居東面之位所謂時祫也神主各藏西墻石堦中謂之祏左傳鄭原繁云命我先人典司宗祏衛孔悝出奔載祏以行是也漢廟儀祏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坐石堦下漢去古近周制可類推周祭用尸亦當坐石堦下禮言周旅酬六尸蓋三昭三穆各有尸合始祖而爲七也廟各有考妣

二主而尸止一人者周惟喪祭男用男尸女用女尸若宗廟吉祭則以一尸統二主無女尸也既無女尸安知六廟之妣盍迎入太廟曾子問五廟七廟無虛主惟祫祭于祖爲無主是以知之也朱子糾余正父之失其言最當而徒知高曾祖考猶未合六尸之說故今特補之朱子又謂羣昭皆列北牖下而南向羣穆皆列南牖下而北向則更有辨羣穆列南牖下是也考之禮室中但有南牖無北牖且始祖主東向近南去與不遠若在北牖下則太遠於始祖而昭穆之席不正矣况屋漏尙有陽厭之禮使第一昭主逼處

漢廟制考一

按宗廟之制西漢最爲不經秦雖蔑禮惟始皇獨廟
爲非其七廟之規依然先王遺意也至漢而古禮盡
亡其失有十二立廟不於宮寢左一失也羣廟不列
都宮內二失也始立宗廟不祀近寢三失也別祭昭
靈后不配太上皇四失也立天子廟於郡國五失也
諸帝生前自立廟六失也既有宗廟復設原廟七失
也宗廟日上食陵寢亦如之八失也武昭哀置寢園
與諸帝並九失也日祭月享歲祠禮儀繁數十失也
衣冠月出游十一失也耐廟不迭毀十二失也後雖

漢廟制考二

按建武初親廟與高廟並建此最得禮之正無可議者乃惑廷臣之妄說而忘親親之大義并不廟祀京師而遠祀郡國此何禮也帝名雖中興實全勦業追帝四親躬奉七鬯夫誰曰不宜况既祖事中宗禰事元帝則南頓以上亦不得加祖考之稱稱之曰祖考而可遠置郡國哉甚矣其不知禮也愚謂四親之廟仍宜用建於洛陽天子親祠但不當合食高廟耳至於祖中宗禰元帝尤不合禮世祖非受命於宣元何以祖禰爲哉

其脈通於心

其氣通於

其氣通於

其氣通於

其脈通於心其氣通於其氣通於其氣通於

其脈通於心其氣通於其氣通於其氣通於

其脈通於心其氣通於其氣通於其氣通於

其脈通於心其氣通於其氣通於其氣通於

其脈通於心其氣通於其氣通於其氣通於

其脈通於心其氣通於其氣通於其氣通於

其脈通於心其氣通於其氣通於其氣通於

其脈通於心其氣通於其氣通於其氣通於

漢廟制考三

按東漢不定遷毀之制諸帝悉皆稱宗甚違古誼蔡邕釐正之是也乃馬端臨氏譏其廢和安順桓之祀獨祀靈帝以上接世祖及二宗則非矣史明言祀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則安順桓三帝固在近帝中矣曷嘗毀而不祀哉獨和帝親盡而毀正合古制馬氏不審文義極口肆詆過矣然則史言邕以和帝而下功德無殊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皆奏毀之何也曰邕之意正以稱宗爲非故奏革其宗號非毀其廟而不祭也不然史文凡七廟句馬氏將何以釋之

然則何由而知近帝爲安順桓三帝日前言世祖廟
七主下卽繼以少帝三陵是三幼君並不在七主內
可知而和帝親盡毀故知爲安順桓三帝也

晉廟制考一

按王肅釋天子七廟力主王制三昭三穆之文而晉武帝乃肅外孫故晉世議禮悉遵其說泰始時初建宗廟祀征西以下七人爲三昭三穆而特虛太祖位蓋欲俟四世盡祧以宣帝爲太祖也其後多兄弟相繼合爲一世以故廟室雖盈世數未滿又過泥王氏之說太祖之下必欲備三昭三穆而其世數乃不數已祔之帝必欲在位之帝上奉六世故元帝在位祀武帝以上六世而不列惠懷愍于昭穆康帝在位祀明帝以上六世而不列成帝於昭穆簡文在位祀元

帝以上六世而不列明成康穆哀于昭穆孝武在位
祀簡文以上六世而不列成康穆哀於昭穆至恭安
二帝時宣帝宜正太祖之位然自孝武至宣世數止
六則雖近居第一室猶在三昭之列而不得正太祖
之位蓋終晉之時未嘗祀及七代雖一廟至十六室
而太祖之位仍虛宣帝有太祖之稱終不獲踐太祖
之位亦古今所僅見也

晉廟制考二

按遷毀之禮當論已祔之主如康帝時成帝升祔上
數至宣帝正及七世宣帝宜正太祖之位矣乃康帝
以弟繼兄不列成帝于三昭三穆之內而太祖之位
仍虛此何禮也蓋自元帝復祀豫章不列惠懷愍于
昭穆後世遂守爲定制以致迄晉之亡太祖猶虛位

失禮甚矣

元帝既祀潁川則自潁川至愍帝已四昭
四穆而就元帝言之止三昭三穆也晉世

論昭穆
皆然

夫兄弟同昭穆合爲一世此施于士大夫之

家則可也若天下大統爲之後者爲之子非三代達
禮乎奈何以兄弟論也乃不行刁協之正論而狗賀

循之妄說其弊至一堂之上爲室十五六新鬼踰故
羣主雜採豈得謂之知禮哉

夫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自天子至於庶人未嘗不以禮自守也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自天子至於庶人未嘗不以禮自守也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自天子至於庶人未嘗不以禮自守也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自天子至於庶人未嘗不以禮自守也

唐廟制考一

按經傳皆言天子七廟其言四廟者惟小記爲然夫諸侯猶立五廟而謂天子止四廟有是禮哉然三代之興其祖宗世爲諸侯故革命之後卽得備七廟之制若前無所承崛起草澤其祖宗世系且有茫然不知者可拘于七廟之制乎則立四親之廟以祀其高曾祖考亦勢之所不得不然者也後世立四親廟者自東漢光武始彼自南頓以上固當追加尊號乃廟祀旋廢而號謚亦竟無所加君子非之魏晉以後亦知追祀四親但于官高者則加尊稱其在布衣末秩

率無所喪崇彼固輕視其先以爲不足當王者之稱
也不知追王上祀古典昭然安有子孫爲帝王而祖
宗猶仍故號哉唐之獻祖懿祖其初固嘗稱王西涼
而太祖世祖則膺受周命爵以上公者也業雖創于
文王其實開于唐國則加之謚號極其尊稱孰得而
議之竊怪當日立廟之始曷不直以景皇爲始祖擬
后稷之始封以高文爲祖宗此祖文王宗武王之
意非泛言祖宗也擬
文武之受命以獻祖爲自出之帝擬享禘之高辛乃
必虛始祖之位俟之數世之久而後正其名乎蓋初
業之君固當崇祀四親然當論其先世不可以法拘

也若唐之先人素有爵秩何妨以周室之禮推之世

豈有既立宗廟而無太祖者

太祖謂始祖

又豈有既稱太

祖而猶居第三室者此則泥于四親之過也若其後世妄推咎繇李耳爲遠祖隆以尊稱則尤誕妄之甚君子所不道也

情祀六世也唐自尉遲隋受公當有三世正以虞夏
頂不知爲唐公時已祀二昭二穆而不知已祀及四世
則尙革命之初卽宜增祀二世如殷周禮若夫稱其
制但追崇四親足矣何必更益以父母其文亦諸人
之議所謂泥古而不達于義者也

唐廟制考二

唐初立四親廟祀高曾祖考禮也後因高祖升祔追祀邠農府君備三昭三穆不已贊乎夫王制所謂三昭三穆者蓋因商周先爲諸侯已祀二昭二穆後爲天子增祀二代故據以主文耳非謂創業之君必當備祀六世也唐自周迄隋受公爵者三世正與殷禮類不知爲唐公時已祀二昭二穆否如已祀及四世則當革命之初卽宜增祀二世如殷周禮若先無其制但追崇四親足矣何必更益以弘農哉文本諸人之議所謂泥古而不達于義者也

唐廟制考三

按孝敬皇帝哉卽太子弘也生時未履宸極沒乃稱
宗祔廟此何禮乎後魏景穆太子雖已行之于前然
彼太武之子文成之父世適相承緣情立制識者猶
譏之中宗非孝敬之子孝敬非承祧之君竟儼然列
于七廟何瀆禮亂常之甚哉或曰史皇孫不當入序
高廟乎曰彼乃孝宣之考孝宣無舍禰從祖之禮故
稱皇考以接世系觀其不祖戾太子可知雖與魏景
穆相似而較之義宗則大有間也夫義宗不當祔而
祔中宗不當黜而黜唐世制禮之謬一至是哉

...

...

...

...

...

...

...

...

...

唐廟制考四

按中宗世適相承豈得不耐太廟陳蘇之輩但知諂媚時君竟移別廟而以睿皇繼高宗何悖禮至此蓋緣晉建元時賀循以元帝稱世祖議爲惠懷愍別立廟且援殷之盤庚不序陽甲爲比後凡兄弟相繼者莫不祖循之妄說夫生嘗君臨萬邦沒不享祀宗廟有是禮哉且安知陽甲之別廟也明嘉靖時議廟制邪人郭希顏請遷孝武二宗于別廟以媚世宗遂獲罪名教而季本爲廟制考義其說正同乃知賀循之妄說流禍未艾也

聖子慈而平本體應隨時義其有五同以取證之
聖人神命感而修之宗子神像以徵則宗義有
育且靈精且安映則聖之相隨也相隨故相隨
莫不隨之矣宗夫主皆皆隨而莫不宗隨宗隨
隨且聖之隨聖不宗隨聖隨聖隨聖隨聖隨聖
隨聖聖主隨聖聖以次宗隨聖隨聖隨聖隨聖
隨聖隨聖聖時隨聖而以神聖隨聖宗神神聖王
隨中宗也應神聖聖不隨聖隨聖隨聖隨聖

唐廟制考五

按魯僖公以閔公之兄躋于其上而春秋譏爲逆祀
三傳皆言先禰後祖何也蓋爲人後者爲之子天子
諸侯皆然就魯文公而言閔公祖也僖公父也躋僖
子閔是先禰後祖也厥後孔子相魯率正其禮而春
秋書從祀先公則閔仍爲父僖仍爲子矣春秋大義
昭如日星自此義不明後之以兄繼弟以從父繼從
子者率以生前世次超而上之皆春秋所訊也如晉
之元帝愍帝父行也其祔廟在愍帝下是已後乃躋
之于上而簡文孝武悉躋成康穆哀上逆禮甚矣至

唐宣宗亦躋敬文武三帝而上之而大臣莫之敢爭
君驕臣諂遺譏簡冊及明世宗用豐坊等邪說竟以
睿宗躋武宗上尤逆禮亂常之至乃知夏父弗忌何
代無之不獨躋億逆祀見譏于春秋也

宋廟制考一

按宋之有僖祖猶漢之春陵晉之征西唐之獻祖特以其爲高祖而尊之耳非真有殊功茂德賢于順翼諸祖也七廟旣盈自應以次遞毀司馬光張方平諸人之論不誠當哉獨王安石違衆立異必欲取已祧之主而復之見韓維等爭之強則益肆暴戾并欲廢太祖配天之祀而歸之僖祖其猖狂無忌一至于此夫僖祖與順祖孰遠孰近僖祖不可毀順祖獨可毀乎不循次以祧高祖而反越次以祧曾祖無是禮也且安石果欲以僖祖擬稷契乎稷契有聖賢之德又

爲始封之君故殷周奉爲始祖苟非其儔則親盡而
毀禮之宜也旣非王業所基又無燕翼之澤而強擬
諸殷周之祖不亦謬哉唐之獻祖固嘗稱號西涼而
子孫猶不推爲始祖可類觀也大凡後嗣之於前人
情以遠而漸衰禮亦以遠而漸殺奈何不忍於僖祖
而獨忍于順祖乎乃若趙抃之言謂雖非始封之君
要必爲立廟之祖彼順翼諸后反因世近而可抑耶
其謂世未踰七禮難遽祧于情爲順顧此爲英宗時
言之耳若當神宗之世何不可祧哉况有其廢之莫
敢舉也奈何已廢者而復舉之耶

宋廟制考二

按祖有功宗有德周先王令典然必其居賢聖果若少康周宣之中興周成漢文之致治然後可然致堂胡氏猶謂子孫不當甄別其祖考若無不祧之功德徒以私意推崇之則被祧之宗祖能無怨恫故不如循次遞遷猶可不獲罪于前人也宋之真宗惑于天書遺譏萬世神宗則日事紛更遂開亡國之釁功德安在哉卽如唐之三宗世稱令辟然惟太宗獲世祀元憲二宗未嘗不在祧之列彼固猶有公議也宋自開國至哲宗廟止七主而不祧者乃至五主豈盡出

公議哉

宋廟制考三

按先王設祧毀之制雖情以義斷然孝子慈孫于將
祧之時必愴然有所不忍非可輕爲進退也徽宗以
哲宗升祔旣祧宣祖矣未幾又併翼祖而復之祖宗
之祧毀若置棋然何褻慢不恭若是哉蓋自安石紛
更于前蔡京遂效尤于後祖宗之進退悉聽權相之
指揮寧不獲罪于宗廟耶

可論也祀祖宗以遠近爲親疎而進退之
不可致于以太祖之情言之其親宣祖必更甚于宣
祖前祧宣祖時等者益鮮矣其德祖及神宗等之

許敬寧不獲集于宗廟耶

更于前朝京邑茂茂于後國宗之業以恭謹謙誦之
之無類甚焉其然何更歸不恭若長諸道自決不
許其十抽通海宜再矣未幾又持其陳而身之則
歸之也必命然存而不忍其而歸也然則曰歸宗
宗之王若歸之歸歸歸以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

宋廟制考四

按禮所謂太祖卽始祖也既尊爲太祖自當居始祖之位四世時歷于四親故皆虛其位以有待若世數既遐祧毀適及則遷無功之遠祖而奉勅業之先皇誰曰不可來自徽宗以前已祧順翼宣三祖後雖復祀翼宣在世數固所當毀若僖祖之不祧則熙寧諸臣特迫于王安石之威而不敢異耳非謂僖祖必不可祧也况祖宗以遠近爲親疎近者旣祖而謂遠者不可祧乎以太祖之情言之其親宣祖必更甚于僖祖前祧宣祖時等者蓋鮮後祧僖祖反羣然爭之何

厚于僖而薄于宣乎均之無功德自當循序迭遷乃
世遠反留世近反毀致藝祖有太祖之名不踐太祖
之位何其謬哉汝愚別祀四祖而正太祖向東之位
正禮之宜而情之至與漢之尊高帝晉之尊宣皇元
魏之尊道武無以異何必守安石之說而力詆汝愚
哉厥後明世宗毀德宗而奉高皇正與此類不可謂
非禮也惟唐之景帝始封唐公後高祖實由唐公踐
帝位則尊爲始祖也固宜

明廟制考一

自東漢創爲同堂異室之制先王七廟九廟之規模遂不獲觀閱千五百餘年至世宗而一旦復之豈非卓然傑識哉乃未幾而遭災旣而不復重建仍爲同堂異室之制則無識甚矣然世宗之建九廟是也建九廟而耐睿宗則非也此其事有二失焉夫睿宗固藩王也生未君臨天下沒而享祀廟中可乎哉獻帝固不當稱宗一旦入廟稱宗而與孝宗同廟尤非也夫獻帝雖孝宗弟武宗從父實兩朝藩臣也乃與孝宗並稱而且躋武宗之上庸非春秋所謂逆祀乎故

即天不降災而大典終不光也蓋所貴乎九廟者以
諸帝各居一廟既得以序昭穆且得以別男女無雜
處堂上之嫌也若二帝可以共廟則諸帝亦可以同
堂與前代之制何異哉然則如何而可曰唯穆獻帝
別廟去睿宗之稱則九廟之制正而九廟之位次亦
正矣其如帝之剛復何哉

明廟制考二

禘之爲祀本以追始祖所自出其典最隆必若商周
之帝嚳始足以當之苟無其人寧缺而不舉宋神宗
曰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秦漢以來譜牒不明
莫知其所本則禘禮固可廢也遂詔停禘祀至哉言
乎豈非千古之傑識哉明之宗廟本無始祖始祖且
不可知何論始祖所自出洪武時侍臣荅祿與權請
舉禘禮爲禮官所格正以不知其人也使此禮當行
太祖已行之矣何待嘉靖之世哉旣無其人而虛設
皇初祖帝之位此何禮也夫祭之爲義以子孫之精

神感格祖宗之精神故易有取于萃今我且不知爲
何人而謂其人必來格有是理乎夏言輩固不學無
術而議者猶或稱之斯誠無識之至者也

聖賢之學所以爲天下之公學也其學之爲天下之公學也
非以其學之爲天下之公學也非以其學之爲天下之公學也
非以其學之爲天下之公學也非以其學之爲天下之公學也
非以其學之爲天下之公學也非以其學之爲天下之公學也
非以其學之爲天下之公學也非以其學之爲天下之公學也
非以其學之爲天下之公學也非以其學之爲天下之公學也
非以其學之爲天下之公學也非以其學之爲天下之公學也

廟制總說

按後代之制禮悉取法于周不知周之祖宗實與後代異如周以后稷爲始祖則推之配天宜也後代之始祖有若后稷者乎周以帝嚳爲自出之帝則推之享禘宜也後代自出之帝有若帝嚳者乎周以文王爲始受命之君則推之配上帝宜也後代開創之君其祖考有若文王者乎數者無一焉而事事欲取則之多見其無識也蓋周非特世爲諸侯抑且代有聖哲故禘郊祖宗諸大興行之而悉宜自封建之法廢天下無有國之君其初登大寶者非權臣篡位則布

衣掘起當其微時原不知有始祖故一旦在位欲尊
崇之而不可得不得已爲立四親廟祀其高曾祖考
而特虛始祖位待數傳後四祖盡祧以開初者爲始
祖其所推爲高祖居第一室者不過以世次居尊故
特崇之非卽以爲始祖也故嘗在迭毀中若旣推爲
始祖則當世世不祧安得與諸祖迭毀哉後代若魏
若晉若宋若齊梁陳若北齊後周若隋若宋若明莫
不虛始祖位以待初業之君不幸國祚淺短多未及
正位而天命已移其享國久者率在百年之外方獲
正始祖位而其前數世廟中實無始祖始祖且無安

得有自出之帝一切禘郊諸禮不行則缺典行之則無其人其時之儒者猶且執古義而曰某帝可配天某帝可享禘某帝可祀明堂多援前世姓同而貴顯者以爲卽其遠祖其時之君非不知其說之無稽又非不知嘗所崇祀之祖不足當此禘郊大典而惑於儒臣之浮議往往姑就其說應之嗚呼宗廟之內且不知始祖爲何人而欲肇舉大典以合周制不亦愚哉後代旣建宗廟不立始祖者自西漢始彼于祖豐公父太公尙不知其名何論高曾以上其不立也無可立也獨唐以景皇爲太祖以其始封唐公代有爵

命可方古之諸侯耳其他率無始祖可考則四親之廟不得不遞遷然天下有旣立宗廟而無始祖者哉有始祖而正位于數世之後者哉然則當何如曰勑業之君其家必有常祀之祖卽推其至尊者以爲始祖其下祖考各立廟祀之而復古七廟制他日勑業者升祔尊居一廟與始祖之廟俱百世不遷其他以次遞遷一如周制祀天則勑業之帝配大禘則始祖居東而禘卽奉始祖之父庶乎其可也

羣書疑辨卷第八

四明萬斯同季野纂 同邑後學水雲時叔校

石鼓文辨一

石鼓詩十章世言周宣王所刻然歷千數百年至唐
初始出則人不能無疑歐陽公集古錄設爲三疑允
稱卓識而後人反排之馬定國直指爲西魏所建尤
爲有據衆以其曾仕劉豫也排之益力然元劉仁本
明焦竑仍犯衆議而駁之豈好爲立異哉若楊慎則
篤好此文亦以其書類小篆疑出於秦近世顧炎武
獨以詩詞淺近不類二雅而斥之爲僞信哉斯言石

鼓自是有定論矣。或者曰：諸家論此鼓者，皆謂宣王
中興大會諸侯，蒐于岐陽而講武，故從臣作詩而其
書則史籀大篆也。自唐迄明稱之者，無慮百十家，豈
可以五六人之說而廢百十家之論乎？曰：事而真卽
一二人亦足信，果非真卽百十人亦可疑。此論真偽
不論衆寡也。諸家稱宣王本無據，不過以我車旣攻
我馬旣同，數語類小雅車攻之詩，故指之爲宣王爾。
吾正以襲用小雅疑其爲僞，而人顧信爲真乎？夫宣
王中興旣已，會諸侯講武事矣，何故復有此舉？旣有
車攻吉日諸篇，被之管絃，藏之太史矣，何故復作此

詩且周之諸侯悉在豐鎬之東將行朝會當在東都
不當在岐陽昔周公以洛邑居天下之中特營東都
爲朝會諸侯之所寧有舍此不會而遠會於岐陽此
事理之必無者諸儒但羨書法之美全不顧事理之
有無真無識之至也或者曰石鼓非周宣所爲當出
何王之世曰馬定國言之矣西魏大統十一年嘗西
狩岐陽其君則文帝寶炬其相則宇文黑獺其撰文
則尙書蘇綽輩也黑獺患文章浮靡令綽作大誥綽
多用尙書成語黑獺頌之國中以爲式當時文人悉
效其體夫文效尙書則詩必效二雅今石鼓詩首用

我車既攻二語其他勦襲者不一而足卽非蘇綽所
爲亦出其儕輩之筆藉令周人爲之寧肯勦襲如此
卽令後代文人爲之又寧肯勦襲如此此出魏人之
手何疑今考二雅詩其篇章最長者無過賓之初筵
一篇然不過十四句而已未有多至十八句若此詩
之冗長者也其文多不可辨就其可辨者言之如我
車既攻二句之下卽繼之曰我車既好我馬既駟君
子負負邐邐負旂應應速速君子之求斯其文義安
在而謂見緒評古肯諸人爲之乎東坡石鼓歌我
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鱗貫之柳自註曰詩惟我車

既攻我馬既同其魚維何維鮒及鯉何以貫之維揚
及柳六句可讀餘皆不可邇今諸本爲後人增飾詩
多可讀然詞句繁複意義淺陋無一章可列二雅昌
黎以孔子編詩不收入至訊之爲陋儒不亦異乎或
者曰鼓旣立于西魏則去唐未遠何以蘇勗李嗣真
杜甫張懷瓘竇蒙寶身徐浩李吉甫諸人皆推爲宣
王所建曰次大統十一年乙丑至唐武德元年戊寅
已閱七十四年勗等耳目不相及而其時故老已無
在者宜其不能知且事出偏方伯國非若車攻吉日
諸詩炤曜今古則諸人之不知也固不足怪且蘇勗

與諸亮同在瀛洲學士之列褚遂良則亮之子也元和郡縣志謂勗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此說尤可疑夫虞歐與勗同列述其言可也遂良爲後進子行何故藉其言爲重况當時能書者甚多如房喬楊思道竇璡錢穀殷令名輩皆稱其善書勗何故不言而反稱後進之遂良則以房楊諸人書法後日不傳而遂良名最顯故特假之以此知斯言非出于勗實後人僞託也或者曰若此勗果僞稱其善書皆精于書法者何爲力許之曰史籀大篆世無傳者止此文類大篆諸人愛大篆故其稱之而不察其真僞

所謂愛而忘其惡也或者曰歐陽永叔既設三疑未
言字非史籀不能作則此書爲大篆可信何故并疑
之曰大篆後世不傳永叔亦未識其真僞不過因唐
人之言而譽之豈真以石鼓爲周物哉况此文原非
大篆馬定國以字畫考之斷非史籀所作鄭醜愛其
文爲之自釋亦以爲雉小篆卽陳傅良嘗耆年熊朋
來宋濂亦以不類大篆而疑之則不但事非周宣之
事文亦非史籀之文矣或者曰此非獨唐人稱爲大
篆宋人若周越梅堯臣蔡襄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
張耒趙明誠黃伯思董道薛尚功胡世將洪适王厚

之揚文尚程大昌施宿章樵輩莫不詳辨而極譽之
而元明之稱述者尤衆豈皆不識大篆者曰諸人何
嘗不識但不過贊其字之奇古何曾有一人辨宣王
蒐狩之有無者獨一馬定國作辨萬餘言史稱其出
入傳記引據甚明其文必有可採惜湮沒不傳其人
則仕劉豫爲學士以故爲人所輕不知君子不以人
廢言顧其言當否何如耳安得以人故輕之乃若諸
公以其字之奇古而堅執爲史籀所書且謂西魏後
周安得有善篆籀之人則亦不然偶見大篆便以爲
史籀之蹟則見汲冢古文可譽爲蒼頡之蹟耶嘗讀

周書樊深傳言其通蒼雅篆籀之學安知非卽深所
書縱使非深安知當時無工篆籀者此固不得而誣
之也雖然此猶爲書法言之也若其文章則未有攻
之者獨顧炎武金石文字說謂石鼓文皆淺近不及
卓攻吉日之閔深馬定國楊慎疑其字不類大篆予
獨以其詩不可儕于二雅而疑之此誠千古卓識度
越前人萬萬矣若程大昌因左傳成有岐陽之蒐一
語遂執爲成王事尤爲可笑成王時安得有六篆乃
沾沾自喜若以爲獨得之見不知董道已言之矣而
左傳亦非秘書也他如韋應物謂爲文王事鄭樵謂

爲秦始皇以前事皆爲臆說又安足辨哉

石鼓文辨二

予既作石鼓文辨或詰之曰子力言石鼓出西魏更有證據乎曰有宣王之狩甫田也但登獸而不取魚蓋獸則因以講武而漁非天子所有事也今石鼓第二章盛言取魚之事豈宣王中興之急務乎惟周太祖則有之史言太祖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與蘇綽談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是其證也然亦燕閒無事之時偶一行之豈有宣王圖中興之業乃大會諸侯而取魚爲樂哉卽宣王治兵習武亦當于近都之地岐陽去鎬京頗遠而其詩有汧也沔沔之

語則益遠矣曾有會諸侯不于洛邑而遠至汧岐之境者哉惟西魏君臣本皆僻處邊陲射獵行圍乃其習尚雖遠狩汧岐亦不足怪如謂宣王而亦爲之且一日之間旣登獸又取魚亦太遊無度而諸侯之從王于狩者不將有貳志乎夫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事此固先王之制然未有率天下諸侯而從事于網罟者也魯隱公欲觀魚于棠臧僖伯猶諫之宣王之時方叔召虎尹吉甫仲山甫南伯申伯諸人咸在王卽欲爲之諸人獨不能止之乎固知宣王必無是事也或者曰西魏後周之時狩于岐陽

者屢矣何以知爲大統十一年日時蘇綽方爲度支
尙書此文必出綽之手踰年而綽卽卒故知爲十一
年也曰當時善書者悉在江左朔土無聞焉今鼓文
若是其美豈西魏人所能曰安知西魏無人史言趙
文淵善書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淵與黎景熙沈遐
等依說文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于世而樊
深亦善篆籀之學孰謂西魏無人乎且鼓文多奇形
異狀雖經薛尙功鄭樵王厚之施宿章樵楊文昂潘
迪音釋終不可曉由魏周之世學者喜造新字故此
文亦多以意爲之昔江式上表於魏宣武謂皇魏承

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謬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誇辯之士又以臆說炫惑當時顏之推家訓曰梁自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偽式前上爲草能芳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爾後文籍略不可觀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耑輒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由此言之妄造偽字莫甚於魏周之時今鼓文奇怪之字旣非科斗又非大篆小篆謂非魏周人所造而誰造乎至其誇

詞冗猥更不可言如小雅車攻篇八章章止四句吉
月篇四章章止六句商喬皇皇已若百十言之多今
鼓文不過陳田漁之事耳何須十章章又何須十六
句至十八句豈周宣之臣之所爲乎而謂非出後魏
人手乎其文因磨滅不可讀亦有全章可讀者其二
章曰汙也汙汙丞彼淖淵鯉鯉處之君子漁之滿七

又與有同

魚其旂散散帛魚鱗鱗其蒲氏鮮黃帛其鱗

又鱗又鯿其胡孔庶擣之變變望望趨趨其魚佳維同

可何同

佳鯿佳鯉可以貫之佳揚及柳其文詞之不通

如此猶謂尹吉甫爲之乎

薛尚功之言

且周之鐘鼎古器

未有不極工緻者豈有天子大蒐作詩紀事而以頑
石爲之惟魏僻處西陲無從得佳石故就地之所有
而刻詩其上其規制之苟且鄙陋正可想見其君臣
不學無術不觀先王之制度妄意爲之以遺笑于後
世而人顧羨其美哉諸家之稱宣王者固多要不過
一二人倡之衆遂從而和之原非有卓然之見核其
事之虛實也馬定國之辨旣不傳歐陽翟者劉仁本
焦姓諸人之論亦不暢余故排衆說而力駁之如此
若夫揚慎旣辨其真又指其僞詭言得蘇文忠舊本
妄加增飾此又不足與辨矣

書韓昌黎石鼓歌後

岐陽石鼓本名獵碣不過紀田獵之事未嘗朝會諸
侯治兵講武若周宣王之所爲乃韓昌黎張大之謂
大開明堂受朝賀在侯劍佩鳴相磨蒐於岐陽騁雄
俊萬里禽獸皆遮羅令其言有是乎又曰鐫功勩
成告萬世鑿石作鼓噫嗟峨夫刻石頌德秦皇呂政
之事而佞臣李斯所爲文也謂宣王君臣爲之乎更
可異者曰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編迨無委蛇夫編
詩者孔聖人也可詆之爲陋儒乎旋自覺其非卽纒
之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摘披星宿遺羲娥若自解陋

儒非詆聖人然以二雅比星宿以石鼓詩比日月猶是陋儒之意也不意昌黎之賢而非毀聖人至此子誠不知其何心今石鼓詩具在曾有一章可入二雅乎夫詩不論長短要在詞意之深醇今以二雅無長篇遂詆爲褊廸以石鼓詩意複語重章句冗沓而稱其勝二雅恐通人之論詩不當如是也且昌黎惡世人之毀李杜者笑之爲蚍蜉是也夫李杜不可毀二雅固可毀乎其所以笑世人者恐後人還以笑昌黎也旣又曰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夫昌黎卽不見其石實曾見其詩矣其詩有何意義欲令

諸生講解昌黎曾官太學若欲諸生切磋正不在此
鼓也昌黎文章可爲百世師而此未免失言子故特
爲之辨

書詛楚文後

詛楚文有三自秦惠文王詛楚懷王之詞也其石至
宋仁宗時始出歐陽永叔集古錄趙德甫金石錄並
載之而不疑其偽蘇子瞻鳳翔八觀亦述其事而張
芸叟黃魯直至爲之訓釋南渡後董彥遠王順伯亦
極稱之獨元人吾子行以先秦古器較其篆文全不
相類始斥其偽愚竊以當時事理論之而見其可疑
者大畧有十夫秦至惠文時勢已強大燕齊韓魏趙
莫敢與抗區區一楚何足深畏乃惴惴喪亡是懼遍
走羣望以詛之此可疑一也敵國兵加惟當擇將帥

選車徒具糗糧決勝原野豈有所告鬼神咒其自斃
之理此卽弱小之國所不爲而謂虎狼之秦爲之乎
此可疑二也鄰邦盟誓原不足信春秋時已有朝盟
而夕背者况十八世之久乎楚卽背之亦不足爲罪
奈何以此告于神此可疑三也卽欲告神當求諸近
楚之地今考大沈久湫巫咸亞駝諸神皆去楚遠甚
告之何益此可疑四也久湫注家謂卽漢安定朝那
湫固秦地也巫咸在今解州鹽池西南則是魏河東
地秦安得有之亞駝謂卽滹沱已近於臆度卽使實
然亦非秦地秦何故告之此可疑五也諸家攷楚成

王十八世乃是懷王懷王名熊槐不名熊相秦欲誑
楚豈有不知其君之名而妄稱之者乎此可疑六也
敵國交兵而詛之于鬼已同兒戲何故又勒之于石
此適足章已之醜貽隣邦之笑吾知秦人必不爲此
可疑七也秦楚皆無禮義之國必無十七世相好無
尤至懷王而始背盟之事由作僞者胸無所知故妄
引穆公之事爲口實此可疑八也秦自孝公以來無
歲不與東諸侯爲難未聞諸邦有詛秦之文倘尤而
效之秦將滅亡無日矣其可以是聞于隣國乎此可
疑九也昔南轅之虜公子卬及張儀之詐商於地皆

市井無賴者所不爲而秦曾不以爲恥也已則無耻而責人背十八世之盟必非人情此可疑十也然此猶以事理斷之耳若就其石辨之更有不可信者周宣王石鼓文歷千五百年而始出後人多疑之此文年世不減千石鼓何以至宋時始出此一不可信石鼓之出其文多磨滅此則字字若新一無所損矣此二不可信先秦之文率雄深簡奧此則言皆平易其曰內之則暴虐不辜中之則冒改久心諸語尤非先秦文法此三不可信惠文之時未有小篆當用籀文此則多用李斯體其出後人無疑此四不可信兩國

會盟當在接壤之處今言先君穆公及楚成王親節
大沈久湫而質焉其誣妄可知此五不可信石鼓出
于唐初猶曰晉愍之後周靜之前其地不辨中國表
章無入此則歷隋唐三四百載文人至多何故無人
語及此六不可信合此數端而此石之偽顯然矣獨
怪歐陽公能疑石鼓之偽而反信此文之真王順伯
欲證石鼓之真而竟忘此文之偽皆文人之有所蔽
者吾氏雖識其偽而語焉不詳猶未足奪諸人之氣
予故辨之如此

中亦嘗謂道者不為道者言不以道為貴也巳則無所

于道者言也世世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

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

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

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

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

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

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

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

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曰之

跋漢魏石經一

按漢靈帝光和六年癸亥至魏廢帝正始元年庚申正五十八年石經應未毀魏人何故復刻豈董卓焚洛陽宮殿太學亦被焚并石經延及耶不然漢石經出中郎之手後人必無能及者使其一無所損魏人必不重立則其殘闕可知然五六十年之間何以遂致殘闕則必遭董賊之禍無疑也觀陸機洛陽記石經凡四十六碑毀者至二十有九此未經遷鄴之前已如此非遷鄴而沒于水也考獻帝西遷之後陸機作記之前洛陽無大兵革其遭董賊之禍益可知矣

獨恨陳壽魏志無一語言及而衛恒江式亦語焉不
詳後人無由知其故爾乃衛江二人明言魏立三字
石經而隋唐經籍志及黃伯思董道諸家則言魏立
一字石經何相背之甚也然一字石經唐時尙存七
經三十四卷則作志者必不妄言不知何以三字之
外復有一字經黃伯思謂是鴻都一字石經夫漢
石立于太學不在鴻都若鴻都別立石經是有二石
經矣漢書何以不言愚意石經必三體分書當高歡
遷鄴時其二必沉于水其一體幸存者乃魏之所立
故作隋志者遂據以爲言爾

跋漢魏石經二

按後漢書儒林傳及洛陽伽藍記並言漢立三字石經晉書衛恒傳後魏書江式傳及酈道元水經注其言魏石經亦然是兩朝石刻皆用古文篆隸三體無可疑矣乃隋唐經籍志黃伯思東觀餘論董道廣川書跋謂漢用三體魏止一體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則謂魏用三體漢止一體而詆後漢書爲誤兩說矛盾如此將安適從愚謂儒林傳所言必不誣卽陽銜之衛恒江式酈道元皆得之目睹豈有舛謬銜之言曰漢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作篆科斗隸三

種字皆蔡邕之筆儒林傳不言表裏皆刻賴此始之
其非妄言可知矣恒之言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
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
形既有科斗則有篆隸可知矣當是時漢碑雖多殘
毀而魏碑一無所損諸儒生長洛陽觀覽已非一日
安得反譏其誤由黃董趙洪諸子止見殘缺之餘未
獲見其全文故各持一說而不相合夫生數百年之
後遙度數百年以前之事終不若目睹者之真衛江
諸公皆出于目睹惟宋以後文人未見真刻但考索
于殘碑搨本曰此漢也此魏也不得其實而以意度

之故有此紛紛之論其在于今石經遺字士大夫家
多有之莫不誇爲中郎真蹟豈知宋之中世胡宗愈
刻之於成都洪适刻之於會稽得之者何嘗不視爲
異寶而不知非其真也然則後人之疑漢魏豈若前
人目覩之可據哉

隸書考一

自蒼頡作古文史籀易之以大篆李斯趙高胡毋敬
又變爲小篆文字漸趨于簡矣至程邈爲隸書其法
益簡而但行之於官府赴急疾之用後遂通行天下
迄於今不廢卽所謂楷書是也以其出于徒隸而言
謂之隸書以其形體方正而言謂之楷書非有二也
或者曰隸與楷本二物也安得混而一之曰此非予
之言古人之言也一徵之庾肩吾書品肩吾梁人其
言曰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程邈所作今時正書是
也此可證者一一徵之韓毅大覺寺碑毅東魏人其

碑陰所書實楷書也而貌自題爲隸書此可證者二
一徵之張懷瓘書斷懷瓘唐人其言曰隸本謂之楷
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此可證者三一徵之封演聞見
錄演亦唐人言顏魯公輯韻海鏡原三百六十卷先
起說文爲篆字次作今文隸字夫隸字而謂之今文
可知隸卽楷也此可證者四其他更有可證者褚先
生之補三王世家也謂求太史公所撰世家不能得
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是真草二體漢武前
已有之矣草又本于真草旣在武帝之前則楷更在
其前可知矣攷秦之末迄漢武之初僅六十載草已

大行于時且用之于詔書則楷之大行益久矣謂不出于秦世乎衛恒之撰四體書勢也恒言古文篆隸草而不及楷以隸卽楷也張懷瓘之撰十體書斷也歷陳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行草章草飛白而不及楷亦以隸卽楷也昔人稱王右軍謂兼善篆籀八分隸行草章草八體而不及楷亦以隸卽楷也不然右軍豈不善楷書者乎卽晉書王獻之傳亦但言善草隸而不及楷亦以隸卽楷也不然獻之豈不善楷書者乎試觀前史稱善書者從漢十人三國九人晉書二十三人宋齊梁陳四朝六十人後魏北齊後

周隋四朝二十八人唐五十人皆言善隸書或言善篆隸善隸草而言善楷書者絕少則以隸卽楷也惟晉書李式李充南史蕭確王僧儒北史趙文深唐史褚遂良諸傳並言善楷隸北史竇遵傳言善楷隸唐書裴休傳言善楷書而已夫楷與隸並言固以楷隸爲一體非分二體也諸史之言明白可據如此奈何分楷隸爲二體哉蓋唐以前人皆知楷之卽隸無待於言卽言之必不謬至宋而其說混矣趙德甫金石錄謂始于歐陽文忠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自是隸與楷爲二愚考宋史稱善書者六十五人亦皆不

言善楷法惟一杜衍稱其善正書豈宋時諸公皆不知楷書乎今諸公遺墨具在何楷書之多也然則趙氏之言良爲可信文忠之分楷隸爲二真無識之至也或者曰楷隸旣爲一矣然則今之隸書將何名乎曰此正古之八分也八分得小篆之二得隸之八故謂之八分八分固近乎隸而實非隸也趙德甫有言曰自歐陽公爲此說有一士人刀圭之余出漢碑數本問之何者爲隸何者爲八分其人不能辨也由此言之今之所謂隸古之所謂八分也今之所謂楷古之所謂隸也又何疑

隸書考二

自歐陽公分楷隸爲二學者多惑之至徽宗撰宣和書譜竟割然分爲二體其說益支離所稱古今善隸者止韓擇水一人夫擇水以八分著孰不知之乃獨稱其善隸則誤以八分爲隸故也且前史稱善隸者多至二三百人皆班班可攷今獨稱擇水一人豈十七史所言皆未嘗寓目耶此書雖出徽宗必蔡京所撰其不學無識一至於此至洪道著隸釋亦苟且因之自是人益不能辨而元人吾衍秦隸漢隸之說尤屬不經總由不知楷之卽隸而以八分爲隸是以

若此紛紛也晉衛恒作隸書勢曰或砥平繩直或規旋
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必楷書乃有此狀言之於
篆籀則戾矣獨言上谷王次仲始爲楷法則可疑以
次仲爲秦人耶則與程邈爲同時或其爲隸體則有
之以次仲爲後漢人耶則隸已行之二百餘年何待
于次仲王愔蕭子良張懷瓘以八分爲次仲所作則
得之矣然諸家以次仲爲羽人秦皇遣使捕之化二
大鳥飛去其說荒誕不可信愔及子良皆稱後漢人
則是先有隸而後有八分八分固生于隸也乃張懷
瓘書斷謂八分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何其

言之顛倒乎彼蓋以次仲爲秦人謂先有八分而後有隸故其言曰八分者秦羽人王次仲所作也謂八分出次仲則採王蕭二氏之言謂次仲爲羽人又採神仙家之言何其中無定見哉原懷瓘之意必欲謂八分先而隸書後故錯亂至此不足信也玉書譜之序正書謂王次仲始散隸體爲楷法其言似是而非不知次仲所作實八分也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謂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是以八分生于篆而不知實生於隸也然其體得小篆之二隸之八卽謂生於小篆

隸書考三

隸與小篆同出暴秦乃傳二三百年隸大行而篆漸廢其故何也攷程邈始作字止三千漢制學童能諷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則隸文不足必兼諷小篆可知然李斯所撰蒼頡篇不過七章趙高爰歷篇六章胡毋敬博學篇七章漢興里師合三家爲一總名之曰蒼頡篇又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則統計三家所作亦止三千三百文并隸書不足九千之數則必兼諷大篆可知觀兩漢書所載漢元帝嚴延年北海王睦樂城王黨左姬並善史書釋者謂史籀所

作故曰史書則兩漢猶行大篆學童所諷必兼用大小二篆及隸書以足九千之數不然安得九千之字而諷之獨怪爾時既兼行二篆何故久而漸廢蓋自李斯三人造書後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李長作元尚篇猶小篆也其字亦鮮增益至楊雄作訓纂篇多至八十九章班固又續十三章而字體益備矣和帝時賈魴更作滂喜篇時人乃以漢所名蒼頡篇爲蒼頡上篇以楊雄班固所作爲蒼頡中篇以魴所作爲蒼頡下篇總名之曰三蒼而以隸體寫之自是文字大備隸體益

大行而大小二篆漸不見用于世矣今考許氏說文
小篆至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兼採三蒼之故也許
氏去賈魴不遠已患俗儒僞撰爲說文一書以存小
篆之蹟則當時之盛行隸書可知也大抵古今之變
皆由繁而之簡古文之變而爲大篆也大篆之變而
爲小篆也小篆之變而爲隸也皆由繁而之簡也至
于隸而無可變矣他若八分飛白行草雖皆因隸而
變然形體不端不可通行于天下此隸所以永久而
不廢也乃世率謂小篆出李斯不知合趙高胡毋敬
而始成又止三千三百至揚雄班固賈魴而始備然

則今所傳小篆豈僅李斯一人之蹟哉或問曰隸書
出程邈信矣乃章懷太子註後漢書謂隸書程邈所
獻似先有其書邈特獻之于朝非初始也信乎曰酈
道元水經註言近有發臨淄齊胡公冢者見其柩上
之字與隸書同夫胡公爲太公六世孫當周穆王之
世是未有大篆之先已有隸書矣又法苑珠林言顯
野王周訪字原出沒不定其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
墓其銘文皆是隸字春申君是六國時人隸則非并
吞之日也是二說者雖未可全信要之隸必非程邈
所能初或古有其體邈特增損而獻之故始皇悅而

用之耳不然以李斯之兇邪强悍方當權用事抑爲
小篆肯使一囚徒攘臂而抗其制作哉蔡邕聖皇篇
云程邈刪古立隸文則章懷之言有徵矣厥後古籀
文皆廢而此體獨行實有勝于古人者不可以其後
起且出于徒隸而輕之也

人之以政或問曰孰

能之曰民也夫民之

能也者有君也故曰

君民之君也夫民之

能也者有君也故曰

君民之君也夫民之

能也者有君也故曰

君民之君也夫民之

能也者有君也故曰

君民之君也夫民之

書史記三王世家後

按張懷瓘十體書斷謂梁武帝作草書狀稱蔡邕云
秦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之難不
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是謂草書亦
起于秦矣夫秦之篆隸作于既并六國之後諸
侯爭長乃作赴急之書豈草書反在篆隸之前乎中
郎通儒知其必不爲是語懷瓘雖疑而辨之不精又
引梁武之言他本作袁昂其先出自杜氏以張爲祖以衛
爲父杜謂杜度也夫草旣始于秦何云出自杜氏其
言顛倒無一可者晉衛恒作四體書勢謂漢興而有

草書不知作者姓名其疑之是也至懷瓘則直謂張伯英所造夫伯英特工于草爾其先若杜度崔瑗父子以草擅名者甚衆安得謂造于伯英懷瓘精書學未免失言然則草書何助于漢北海王睦善史書得疾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是東漢初已有之矣然不始于東漢也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王愔云游解散隸體籀書之漢俗簡憍漸以行世是元帝時已有之矣然又不始于元帝也褚少孫補武帝子三王世家謂求太史公世家不可得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是武帝時已有之矣武帝時有

之則初始者更在其前不知出于何王之世衛恒言漢興而有草書其出于西漢初無疑然必先有楷而後有草草者楷之變也古人多言隸卽楷意者程邈造隸之後草書卽繼此而出乎今不能確指爲何時而其在武帝之前則有褚少孫之言可據姑識之其後以質于知書者焉

五經皆有古文說

明初餘姚趙撫謙著六書本義其自序謂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然但逞姿媚而文字破碎猶賴六經之篆未易至天寶間詔以隸法寫六經于是其道盡廢近世崑山顧炎武駁之謂漢書藝文志但言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孝經古孔氏一篇隋書經籍志但有三字石經尙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卽唐元宗改古文爲今文亦止改尙書而不聞有他經今謂五經皆有古文而元宗改之豈其然乎愚謂趙氏之言固有失而顧氏所駁亦未爲全得也夫元宗所改者

止古文尙書耳其詔書至今猶在何嘗盡改六經爲
今文而乃爲是言乎且其所改者古文非篆書也以
古文爲篆豈未見元宗詔書乎若顧氏謂尙書有古
文他經皆無亦非也劉歆傳言歆校秘書見古文春
秋左氏傳大好之許慎說文自序明言所稱易孟氏
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
也則東漢時五經皆有古文矣蓋自杜林傳術宏徐
巡後古文大興故五經皆有而許慎得以叅訂其書
也至靈帝熹平時魏廢帝正始時並立三字石經五
經之外更有論語謂五經無古文可乎隋書經籍志

歷敘石經遷徙之由謂貞觀初魏徵始收聚天下不
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此卽元宗所改之
古文也趙氏言六經盡易以隸法固非而顧氏言五
經無古文亦未之深考也宋鄭樵謂明皇更古文爲
今文凡不合開元文者謂之野書此則無稽之言必
不可信彼且不知天寶改今文而謂爲開元不亦垂

謬